

逢星期日出版

稿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 天外飛星

□黃坤堯

不肯安守軌道的流星  
一生跌跌撞撞的，跟天外來客  
在天際中擦身而過  
閃爍亮麗的火花  
然後墜落遙遠的深淵  
朝着不同的方向

在互聯網的夜空中，繁星閃爍，光采流動，忽然兩顆流星脫離了軌道，飛塵凡塵，擦身而過，碰撞出亮麗的火花，就像白娘子與許仙在斷橋上偶遇，也就營造了千秋亮麗晶瑩的隕石，直墜湖心，然後又深埋於雷峰塔下。

四月初的晚上，春寒料峭，無星無月，在西子湖濱的迷茫夜色中，似曾相識的，天外來客，一見面就認出了對方，總是有說不完的前世今生。從湧金門南下，沿着湖濱，問水亭波瀾瀾漫，跨過了錢王祠，緩步走到柳浪聞鶯。然後又掉頭挨着湖水走向斷橋，看音樂噴泉的歌舞表演，梁祝協奏曲婀娜多姿，編織着西湖夜空特有的幻彩。第二天又從斷橋出發，走到了平湖秋月，依然沒有月亮，周圍都是漆黑的樹影，俯身低拂，佳人的秀髮倒豎在湖中洗濯，周圍瀟瀟的湖水蕩漾，沖刷着無邊的靜夜。在湖濱的長椅上小歇，賣花人走過，說了很多好話，可惜做不成生意。最後音樂噴泉停頓了，舞臺歌瞬間即消解，人潮也從熱鬧的步道上

散去。第三天風很大，夜更冷，泛碧的湖水洶動，斷橋未斷，相視忘言。流星的火燄減弱，體溫逐漸凝固，一切又回復原始的寂靜狀態，從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故，而影象的墨色淡出，甚至變得模糊了。

渾茫的歲月中，互聯網傳來了雁丘辭的悠揚樂韻，配合着聲光舞影，水調新翻，迴旋千變，很容易使人浸浴在四月西湖歌舞翩然流動的夜色當中，思君如流水，在一霎初遇的喜悅過後，更帶來一些惹人疑感的懸想，撲索迷離，從何而來？往哪裡去？以至一種猜不透的玄機，問世間情是何物，慢慢也就弄明白了。而心中的影象，似乎也已由工筆描畫轉為寫意的感覺，然後渲染一層淺淡的水墨，搖曳於暗香疏影之間。

六月大暑過後，嶺南暑氣蒸騰，黃色的上弦月籠罩在一層霧氣之中，傳來了牡丹亭的遊園驚夢，掙脫了枷鎖，曲調悠揚，迷離真幻，連感情也在冒煙，竄升到沸點，泛起了熱浪，一發不可收拾，很容易就燃點衝動，離聚無常，只能回歸本位，守在銀河的兩旁，默默相看。臨別的清晨，空氣更熱得瘋了，在令人窒息的凝視之中，一切飄然遠逝，而故事也戛然而中止了。隔着大江南北，以至一片茫茫遼闊的夜空，雷峰塔依然屹立在湖中，可望而不可即的，留下野狼在荒野中哀。春蠶吐絲，縱橫交錯的織出了天羅地網，以至把身軀狠狠的纏住，然後鋪成了悠長的絲路，延伸過去，一度幾乎可以觸及的彼岸。



## 石川先生

□徐志嘯

在我書房的書櫥內，有一幅放大的攝影照，照片上拍下的是冬天的秋田大學校園景致——白雪，紅楓，綠樹，灰牆，黑瓦，整幅畫面很雅，也很富有詩意，石川先生給這幅照片題為：「霜葉紅於二月花」。那是五年前我結束秋田大學講學臨別時，石川先生特意送我的，在他來說，他很為自己照了這麼一幅優美的風景照而欣慰，但他卻把它送给了我，作為朋友的紀念。

我和石川先生的初次相識，是在九十年代中期的一次國際會議上。那天早晨，我剛起床，被子還來不及疊，有人敲門了，進來的是兩位先生，一位是中國翻譯，另一位就是石川先生，他個子不高，五十開外，頭髮卻花白了，一邊很恭敬地說着日語，一邊向我遞上一本論文抽印本。中國翻譯對我說，這是石川先生在日本發表的有關楚辭研究的論文，文中兩處引用了你的觀點，他特地贈送給你，希望得到你的批評，也同時作為一個紀念。我當時既驚訝，又感動，因為在此之前，我還不會與日本學者直接打過交道，更沒有一位日本朋友，石川先生的這一舉動，毫無疑問向我投來了友好的信號。我慶幸自己可能遇上了一位對中國學者真誠友好而又喜愛中國古代文化與文學的日本學者。

果不出我所料，石川先生酷愛中國古代文化和文學，他畢業於以漢學研究著稱於日本的東京二松學舍大學，修完博士課程後，任職於秋田大學，又以《楚辭新研究》一書榮獲博士學位。他的兩位導師——碩士導師加藤常賢教授，曾是二松學舍大學校長，著名的漢字學研究專家，在日本被譽為「西有吉川幸四郎，東有加藤常賢」；博士導師赤塚忠教授，是日本著名的研究甲骨文、金文和《詩經》《楚辭》的專家。他說，自己受兩位導師的影響非常大，以至於決心終生投身於中國先秦文學的研究，先是《詩經》，後是《楚辭》，而尤以後者用力甚勤，成果也多。

石川先生送給我的論文，是他研究《楚辭 九歌》的專題論文，他在《九歌》研究上花費精力最多，《楚辭新研究》一書十三章中，研究《九歌》的內容佔了一半。我很佩服他的鑽研精神，為了考察《九歌》的起源和九神內涵，他大量地搜集了中國上古時期的出土文物資料，其中特別對帛書、銅鏡等漢墓出土文物，作了精心考辨，發表了一系列屬於他個人獨立思考的論見，而從考古出土文物這個視角去研究楚辭，在中國現時的楚辭學者中尚不多見。我在他的研究室裡看到了幾乎可稱「疊床架屋」般的

資料，其中大多是中國一流的文物考古出版物和精裝版的圖籀，處身於他的這間面積不算大的研究室裡，彷彿置身於「書山」之中，有時連轉身都感到有些困難。他對我特別「開恩」，我在秋田大學的那些日子裡，他為了方便我查閱他擁有的資料，把研究室的鑰匙也給了我一把，讓我隨時可以到他的這個資料庫中查閱任何一部書，正由於此，我在秋田的一個半月，除了完成學術演講任務外，空餘時間還查遍了他研究室中所有關於日本楚辭研究的資料，這為回國後順利完成我的科研項目《日本楚辭研究論綱》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石川先生是個「工作狂」，這或許與日本整個的社會風氣有關，卻更是他個性的集中體現。日本的大學教授和中國一樣，不需要每天坐班，而石川先生卻是每天早出晚歸，除了上課教學外，他還有很多系務工作要做，稍有空閒，便忙於科研，查資料，上網，寫文章。其實他家離學校很近，開車只需幾分鐘，他卻幾乎一天十幾個小時撲在學校裡。我後來才知道，他家裡還有一個智障女兒，已經二十多歲了，這對他們家庭來說，無疑是個很重的包袱，但他卻沒有因此影響自己的工作，和妻子一起，精心關照着女兒，當然時間上妻子花費得更多些。

石川先生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真的懷有感情，這當然與他畢生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和文學有關，但我卻覺得，與其他外國學者相比，他的這種熱愛似乎更發自內心。他到上海訪問期間，曾要我陪同他到上海書城買書，那天，書城的顧客特別多，許多年輕人都席地而坐坐在看書，把過道也幾乎堵住了，我已習以為常，甚至私下認為，這些年輕人有些其實並不是來買書的，而是把書城當作圖書館了。可石川先生的反應，令我吃驚和感動，買好書離開書城時，他主動在小紙條上寫了四個字給我看：「禮儀之邦」，看了這四個字，我頓時想到，那些席地而坐認真讀書的年輕人，真的感動了這位年長的日本學者，他從他們身上看到了中國人的好學，看到了中國文化傳統的代代相傳。

石川先生之所以在二松學舍大學畢業後，到秋田大學任教，這跟他老家在秋田縣有關，秋田是他的故鄉，他捨不得故鄉的山水。大約也正因此，他畢業離開二松學舍大學時，其時的大學校長石川忠久教授寫了一首詩送他：

聞歲欣聞出谷鶯，耐寒凌苦始功成。  
故園父老將迎汝，行矣鄉賢育俊英。

應該說石川先生沒有辜負故鄉的父老鄉親，也沒有辜負他的校長對他的熱切期望和諄諄囑咐，他曾給我看秋田縣頒給他的榮譽獎狀和證書，他被故鄉的人們奉為了值得家鄉人民驕傲的傑出人士。

是呀，每當看到書櫥中那張放大的攝影照，畫面上雪地松樹映襯下火紅的楓葉，我在想，其實它不光化現了石川先生所題「霜葉紅於二月花」的詩句境界，恐怕更是石川先生自己內心對中國文化摯愛之心的真實寫照。



## 今世來生

□東 瑞

「這兒很冷，我呆不住，很想回去。」

電話中傳來老賴的聲音，聲音中有着無限的懊惱、難言的嘆息。

「你……就安心在那等我吧。反正時間過得很快。」老賴的妻子阿金聲音好似也在小聲地哭泣，老賴不知用什麼話安慰他才好；阿金一想到和老賴過去相處的種種，紙不住心頭一酸，淚泉湧湧，趕緊掏出一張紙巾，往眼睛按了按。她彷彿也聽到了老賴在哭。

她和老賴常常在夜晚的夢境中相遇和對話。

凌晨，枕頭總是濕了一大片。

也是在深夜的夢境中。的士抵達那間她常去的美髮屋。

「等一下我再打給你，我在下車。」幾乎有大半年了，她洗了頭就會去美髮屋附近的食肆買飯，明知只有她一個人吃，但在不能控制的下意識中又買了兩盒飯。她又撥電話給他。

「你可先沖涼。」她說：「半小時後就到吉之島，幫我拎東西。」

電話中迷迷糊糊聽到他「唔。」應了一聲。

在吉之島，她等了他一小時、兩小時……猛醒他不可能來了。在過去的無數日子中，他總會準確地估計好她買齊東西、到收銀處排隊的時間，準時到來接應她，而她收了款，他就揸那最重的一袋，兩公婆慢慢地

走回家。

可是等了很久，他再也沒出現。她也好想念他。

午夜，他又聽到夢中的電話響，她預感到是老賴的，迅速抓起，問：「你在那兒過得好嗎？」老賴很後悔地說：「不好。我想回去。這兒一個認識的人都沒有。能再回去的話，我什麼都聽你的！」

阿金說：「其實十幾年前你已經一切都聽我的了！不抽煙、不喝酒、不熬夜、晚餐只吃八分飽……但還是遲了，唉，過去了，已過去了，也不要多說了。你就自己照顧好吧。」

「不！我要回來，重新和你一起過。」

「怎麼可能，放心去吧」阿金忽然恢復她那愛戲玩的本性：「你覺得寂寞時，可以找一個漂亮的女鬼聊聊天啊……」

「阿金，你又講這些不現實的。我真的好想你！」

「賴，你口口聲聲地說了很多遍，如果有來生，你還會再排隊追我一次，那是真的？」

「可惜沒有來生啊。」

「如果有呢？」

「如果只是講漂亮話，可以罰我馬上再死一次！」

阿金在睡夢中看到年輕的自己的追求者太多，她索性租了個辦公室，讓他們排起隊

來，由她面試。陰陽相隔多年的老賴真的排在龍尾，遠遠地對着她笑。阿金心想：老公果然沒有食言，乖乖地又排起隊來。她喚秘書過來，耳語一番。秘書匆匆走到隊伍末尾，又對老賴耳語一番：「你有面試優先權和錄取權；你無需排隊。」

老賴為了表現自己的痴心和實力，照樣排隊，擊敗了追求阿金的所有競爭對手。

為表慶祝，她和他舉辦了一次小小舞會。老賴舞技變得極純熟，攙起阿金的細腰，翩翩起舞，舞曲赫然是《人鬼未了情》。

人鬼殊途，別後還是那麼牽掛啊。

\*\*\*\*\*

二十年後，有一對小戀人，一個姓賴，一個姓金，他們同歲，結為夫婦。

小賴不喝酒，不吸煙，不熬夜，十分健康。他們一直活到一百歲；雖然只是同年而不是同月同日出生，卻是同年同月同日離世。

在另一個世界裡。她問：「這一生，你還有什麼遺憾嗎？」

老賴搖搖頭，道：「能與你白頭到老，我已十分滿足了。贏回了比你早走的那三十年，更完全沒有一絲一毫的遺憾了！」

## 劉勰與錢鍾書：文學通論

□黃維樑

兼談錢鍾書理論的潛體系

四、「打通」和「圓覽」

中西兼採、中西兼評正是錢鍾書過人的優勢和成就。這種作法，是他所說的一種「打通」。他的「打通」有好幾種，曲文軍歸納為三種：〔曲文軍，《試論錢鍾書「打通」的思維模式》，《理論學刊》，1999年第2期。〕

（一）在橫向上將中西文化思想打通；

（二）在縱向上將不同時代的文化思想打

通；

（三）在不同學科上打通觀照；我們還可在曲氏的「三部曲」之外加上第四種，即：

（四）事物內裡和外表打通。

就文學研究而言，則為——

（一）中西文學理論、現象打通；

（二）不同時代的文學理論、現象打通；

（三）不同文學類型(genre)打通觀照；

（四）作家、作品、文學現象內裡和外表打

通。

夏志清1960年代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高度評價錢氏小說《圍城》，錢氏在歐美漢學界自此受矚目；1979年錢著《管錘編》面世，周振甫、鄭朝宗等以它為研究對象，錢學跟着興起。周、鄭等對錢氏的「打通」說法、做法加以標榜。其實錢氏在早期的著作中，已有「打通」之用意和用詞。1933年錢氏二十三歲時寫成的《中國文學小史序論》中，對談藝者視「詩文詞曲，壁壘森然，不相呼應」表示不滿。他認為不同文體「觀乎其跡，雖復殊途」，然而細究其理，「則又同歸」；他強調談藝者要「溝通綜合」。〔錢鍾書，《錢鍾書散文》，頁480。〕1937年錢氏二十七歲時發表的〈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中，他引述黑格爾「表裡神體的調融」論點和章實齋本末內外道德文章「而一」之說後，加評道：這是「人化文評打通內容外表的好注腳。」〔錢鍾書，《錢鍾書散文》，頁406。〕從這裡所述，我們知道錢氏並舉黑格爾和章實齋之說，是上面說的第一種打通（即中西文學理論、現象打通）；錢氏認為不同文體的森然壁壘可以拆除，是第三種打通（即不同文學類型打通觀照）；錢氏〈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所揭示的「文章通盤的人化或生命化

(animism)」現象（如錢氏所引《文心雕龍·附會》說的「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即剛才徵引黑、章說然後指出的「人化文評」，是第一種也是第四種（即內容外表的）打通。至於第二種打通（即不同時代的文學理論、現象打通），則前面錢氏並引《文心雕龍》「隱」說和文世禎「神韻說」屬之。錢鍾書打通，劉勰也打通。《文心雕龍》上半部有二十篇分論各種文體，「圍別區分」，「釋名以彰義」。到了下半部，近半篇幅都用於論述各種不同文體的修辭技巧，論述時把各種不同文體合而析之，通而論之，這正是「打通」。做法一如其書名，劉勰探討的是「文心」；各種不同體裁的「文」的核「心」。

具備聰明智慧，加上對文學有深入通透的認識，才能發出通達之論。博觀之後才能貫通、通達，劉勰說「圓照之象，務先博觀」正是此意。太史公司馬遷遊歷四方，廣博地閱讀分析史料文獻，乃能「通古今之變」，其理相同。「博」與「通」與「圓」關係密切。劉、錢兩位淵博的文論家，著述裡博字、通字還有圓字，經常出現，如《文心雕龍》的博觀、通變、圓備、圓合、圓照、圓該、圓通等，圓通且出現了三次。錢鍾書在論「人化文評」時，提到《文心雕龍·比興》的「觸物圓覽」說，認為劉勰對圓字「體會得無比精當」。〔錢鍾書，《錢鍾書散文》，頁398〕《談藝錄》有一則錢氏花了近三千字說「圓」，引述西方「形體以圓為貴」說法，表示對此有同感：「竊常謂形之渾簡完備者，無過於圓。」西方從古代希臘、羅馬到近代英國、德國、法國，中土從《論語》到漢譯佛典到唐詩到清代散文，語語都是圓形、圓覽、圓智、圓通，思辨都圓，「乃知《唐書》詞意周妥、完善無缺之謂」。〔錢鍾書，《談藝錄》，頁111。〕因為博觀圓覽，劉勰深諳論文不能只觀一面之理，而有其六觀說（見上文介紹）。因為博觀圓覽，在《辨騷》篇中，劉勰對屈原作品乃能兼顧多方，指出其「同於風雅」和「異乎經典」的兩面，而總體評為「雅頌之博徒」、「詞賦之英傑」。錢鍾書對時人單方面的文學反映時代精神說不以為然，認為「當因文以知世，不宜因世以求文；因世以求文，鮮有不強別因果者矣！」他的圓說是：

某見以為不如以文學之風格，思想之型式，與夫政治制度，社會狀態，皆視為某種時代精神之表現，平行四出，異轍同途，彼此之間，初無先因後果之連貫，而相為映射開發，正可由此窺見此種時代精神之特徵；較之社會造因之說，似稍謹慎。〔錢鍾書，《錢鍾書散文》，頁483-484。〕

五、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古學今學學術未裂

博觀圓覽的劉勰，立論時必詳舉例證，這一點上文略為提過。這裡試舉其文才的「逕遠異分」說：

相如含筆而厲毫，揚雄握翰而驚夢，極渾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舉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鞍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

逕遠各學六例，夠豐富了。錢鍾書的旁徵博引遠遠超過劉勰，甚至在中外學者裡前無古人，而可名登「健力士紀錄」（又稱堅尼斯紀錄、金氏紀錄）或「健筆士紀錄」。例如，他談論詩歌的神、韻、言外之意時徵引之繁，誠為觀止：

白瑞蒙(Henri Bremond)《詩醇》一書發揮瓦勒利(Valery)之緒言，貴文外有獨絕之旨，詩中蘊難傳之妙(l'expression de l'ineffable)；……《碎金集》第一千八百八十七則謂「詩之為詩，不可傳不可說(unbeschreiblich undindefinissabe)」亦遠在蘭波(Rimbaud)《文字點金》(Alchimie du verbe)自詡「詩不可言傳」(Je notais l'inexprimable)以前。……《滄浪詩話》曰：「不涉理路，不落言詮。……言有盡而意無窮，一唱三嘆之音。」〔錢鍾書，《談藝錄》，頁268-275。〕

比喻大師錢鍾書論比喻，《談藝錄》自然更非觀察前人種種比喻不可。《談藝錄》的類察略如下：

《大般涅槃經》卷五《如來性品》第四之二論「分喻」云：「面貌端正，如月盛滿；白象鮮潔，猶如雪山。滿月不可即同於面，雪山不可即是白象。」《翻譯名義集》卷五第五十三篇申言之曰：「雪山比象，安貴尾牙；滿月沉面，豈有眉目。」即前引《抱朴子》《金樓子》論「掘齒其舌」之旨。慎思明辨，說理宜然。至詩人修辭，奇情幻想，則雪山比象，不妨生長尾牙；滿月沉面，儘可妝成眉目。英國玄學詩派(Metaphysical Poets)之曲喻(conceits)多屬此體。吾國昌黎門下頗喜為之。

……浪仙《客喜》之「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玉川《月蝕》之「吾恐天如人，好色即表明」。而要以玉漢為最擅此，著墨無多，神韻特遠。如《天涯》曰：「鶯啼如有淚，為濕最高花。」認真「啼」字，雙關出「淚濕」也；《病中遊曲江》曰：「相如未是真消渴，猶放沅江過錦城」，坐實「渴」字，雙關出沅江水竭也。《春光》曰：「幾時心緒渾無事，得及游絲百尺長」，執著「緒」字，雙關出「百尺長」絲也。〔錢鍾書，《談藝錄》，頁22。〕

非錢鍾書者說他只會羅列資料，只會抄書。這樣評說極不公平。錢氏若不充分以至「過分」地把證據一一羅列出來，他的論點就欠缺說服力了。錢氏「炫」學因為他「實」學，這是「小心求證」的科學方法。沒有東海西海「海量」式的徵引羅列，他怎能讓人信服「東海西海，心理攸同」這個學說？這個學說是錢鍾書在完成《談藝錄》時建立的；這以後，他繼續在著述中用大量的例證去支持。剛才說了的言外之意和比喻，正是中外古今心理同的文論核心。上述《文心雕龍·隱秀》的「隱」正屬言外之意的範疇。劉勰之後，從唐代皎然、宋代梅堯臣到清代陳廷焯，重視言外之意的說法極多。〔參看黃維樑，《中國詩學史上的言外之意說》，《中國詩學縱橫論》（臺北：洪範書店，1977）。〕西方亦然。上面錢鍾書所引言論之外，二十世紀名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說的ulteriority正是此意——言外之意。艾略特(T. S. Eliot)的Objective Correlative（筆者譯為意之象）亦是，艾略特說：

表達情意的唯一藝術方式，便是找出「意之象」，即一組物象、一個情境、一連串事件；這些都會是表達該特別情意的公式。如此一來，這些訴諸感官經驗的外在事象出現時，該特別情意便馬上喚引出來〔黃維樑，《中國詩學縱橫論》，頁1403。〕

(五)